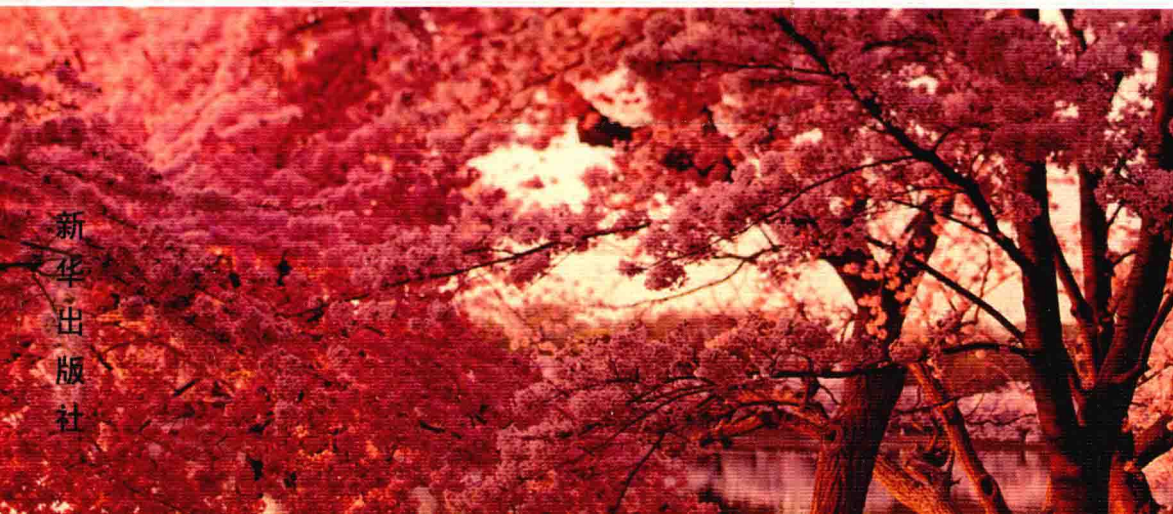


厚仁
著

櫻花爛漫開

YING HUA
LAN MAN KAI

新华出版社



樱花烂漫开

厚仁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樱花烂漫开 / 厚仁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166-2183-7

I. ①樱… II. ①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6161 号

樱花烂漫开

作 者: 厚 仁

出 版 人: 张百新

封面设计: 牛存喜

责任编辑: 唐波勇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北京万书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照排

印 刷: 济南精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4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2183-7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内容介绍

本书通过对主线人物，二战后日本遗孤冯云霞（日本名字伊美佳惠），一个连结婚都不知道该做什么的离婚女人，出于报答养父母的心情，回到日本的初次婚姻嫁给年近八十岁老人，离家出走后，被混迹黑社会的表弟胁迫参与黑社会活动，以及第二段与大泽岛龟的结合被破坏，致使其沦落，最后投海自尽的种种经历。

这个主线人物的邻居女孩姜维琦来日本学习歌舞，结识了一批到日本留学访问的、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出生的、承上启下的一代人，这些人在国内、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各种人生之路和感情生活，他们的传统思想与现代思维的碰撞。

作者力求对书中人物所处时代环境下，他们各种人生轨迹的描述具有真实性，探索生命与信仰的价值。

目 录

CONTENTS

内容介绍.....	1
开 篇.....	1
归 宿.....	1
第一章 三人行.....	5
第二章 东瀛首夜.....	16
第三章 北海道为妻.....	27
第四章 路崎岖.....	37
第五章 原子暴力团.....	48
第六章 表姐弟.....	53
第七章 小伍田的未来.....	66
第八章 回丈夫伍田家.....	71
第九章 心动.....	81
第十章 大泽悲情.....	90
第十一章 白颜色假衣领.....	99
第十二章 “明星”.....	106
第十三章 姜维琦学艺.....	112
第十四章 金佛.....	119
第十五章 夺爱者.....	132
第十六章 四君子组.....	138
第十七章 劫持.....	147

第十八章 下派陈名媛..... 153

第十九章 道友艳遇..... 161

第二十章 出卖妻子真相..... 172

第二十一章 谋杀..... 180

第二十二章 病房婚礼..... 193

第二十三章 善恶有果..... 204

尾 声..... 213

缘 依..... 213

后 记..... 218

开 篇

归 宿

三十多年匆匆逝去，他们，一群曾在日本留学的老人，又来到曾接受出国培训的海滨城市。

他们差不多都从各自工作岗位退了下来。这次从山南海北来聚会，就是要回忆当年出国培训班里的同学、以及通过其他方式赴日的旧相识的音容笑貌，这些人在日本和国内的或平淡或曲折的人生。

他们面对苍茫的大海，浮想联翩：波涛滚滚的大海彼岸，该是樱花烂漫的季节了。无际的樱花的海洋，阵风吹过，无数落英纷纷飘零，就像雪花般的樱花花瓣，让天然美景变得迷离似梦。

他们面对的苍茫大海，也变得朦胧如幻。脚下的浪涛是来自日本吗？如同樱花微小的花瓣一样的伊美佳惠，中国名字叫冯云霞的那片落英，会随波涛而来吗？

他们最先想到的，竟都是这位日本遗孤。其实，他们中除了姜维琦和道友，并不认识伊美佳惠。要说最熟悉伊美的人，还只有姜维琦。

……

姜维琦回日本后，道友马上转交了伊美托付的一封短信。姜维琦联想到临行前，伊美断续透露的似乎遇到黑社会的麻烦，她预感到伊美姐可能出事了。

姜维琦迫不及待地拆封，里面掉出一把小钥匙。信的字数不多，她几乎一眼扫过：

维琦：

我没脸见你们大家了。我在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在信封中，密码是你的阴历生日。钱是给冯妈妈的，代我给她。里面的信，是冯妈妈写给我的。你们都不要找我了。

云霞

姜维琦随后看了这次回国未归期间，心绪烦乱的伊美佳惠收到的来自冯婶家的信——

小霞：

……这些年辛苦你了。你弟弟用你寄来的钱，办了一个小超市，生意越来越好，现在变成了规模更大的了，收入也很可观。我和你叔，都在店里帮忙，还聘用了几个年轻人，已经不算小生意了，利润也不断提高。去年光纳税就两万多。所以今后你就不用给家寄钱了。

以前你只是寄钱，没写过几封信，电话打得也不多，说不上十句话就撂了。我们对你的情况知道得太少，都很惦记你的生活怎样。以后你不用寄钱了，也要常来信，多说说你的生活状况。

你现在找对象了吗？我和你冯叔就关心这个，找了就好好过日子，给我们寄个相片看看。当然，找个机会要都回家来看看，这是我们做梦都想的。有不少去日本的遗孤，都回来探亲了。我们每当看到他们一家家的团聚，就想到你。就连邻居家那些叔叔婶子，也都想着你，经常问东问西。

另外，如果你再不回来，就怕找不到家了。咱们这一带都是老房子，已经列入了旧房改造计划。据说，以后要都改成带电梯的高层住宅，有些街道将要消失，有的街道还可能改名换姓。家乡的一切，都会和你记忆中的大不相同。早点回来看看吧，我们全家在老房子前照个相，留住过去岁月的影子。往后时间越长，对过去将越是留恋，那时就看看过去岁月的影子吧！

还要叮咛一句，多来信，千万注意身体！……

姜维琦读完冯婶的信，能想象出伊美看过信后的心理变化和行为——

近来，心绪一直烦乱的伊美顿时变得万分轻松。这倒不是因为她的经济负担减轻了，不用再给冯婶寄钱了。相反，每当她给冯婶寄钱的时候，她不仅是在报答养育之恩，而是感到自己是这个家里需要的，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她因此而快乐。

伊美越加感到活得太累了。是的，有些日本遗孤回国后，确实生活得相当不错，比过去在中国强了很多。但是，像她这样饱尝艰辛的，难道就只有一个吗？

伊美管不了那么多了，自己现在面临的处境，让她身心煎熬、精疲力竭，让她对前途不仅无望，而且恐惧。

在姜维琦面前，伊美总是把自己的真实生活隐藏了起来，她怕姜维琦知道她在日本的真相。伊美的隐瞒要做到每一个细节都不出破绽，把事实掩盖得长时期丝毫不漏，该是多么不容易！

最让伊美忐忑不安的是，不知怎么，本来似乎是把伊美忘在脑后的小詹金斯的原子暴力团，像魔鬼的影子一样又开始缠绕她了，并且是让她当邮差！她知道，暴力团所谓的邮差，就是专门传递毒品。伊美不想自己陷入泥沼太深，至今还没有痛快答复他们，但距离最后通牒的期限已经不远了。

伊美刚接到那个可怕指令时，就打算以自己的消失，回避未来的邮差勾当。她没有立即消失的唯一原因，就是放不下冯婶一家。那种惦记就像一根风筝线，拴住了她的心。

现在，伊美佳惠从冯婶家信中，知道了冯婶家的日子好起来了。她心里笑了，她决心也定了。

伊美到银行租好了保险箱，把自己积攒的大部分钱和冯家寄来的这封信，存在保险箱。伊美知道，姜维琦到了日本，第一个认识的就是姑娘信任的道友。伊美写完了留给即将从国内归来的姜维琦的短信，保险箱的钥匙卷在信里，郑重其事地封好。她找到道友，托付道友，姜维琦回来就一定转交。

伊美佳惠做完这些，舒了一口气，就回了岩岛村。

伊美首先要看看那位大泽岛龟君的生活，她当然不能让大泽发现自己。她为曾给大泽带来了许多麻烦而惭愧，她自认害了大泽，扰乱了大泽平静的生活，如果能看到大泽现在生活很好，她才能少些愧疚，少些罪孽感。

伊美看到了，大泽已经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她默默地祈祷，愿这个

在生活中唯一的，曾给自己留有爱的温馨的男人，就这样平安、愉快地生活下去。

伊美也顺便看看伍田雄一郎家的院门，她躲在一旁好久，也没见到有人出入。

该看的，伊美都看到了。

伊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牵挂了，就走向海边。她弄不清方向，想着那边就是中国？就是中国的东北？就是东北的哈尔滨？她就向那边的海里走去。正是涨潮的时候，她迎着潮头而去，嘴里说着：“爸爸，妈妈，云霞回来看你们了。”海水没了她的脚踝，没了她的膝盖，没了她的腰身，直到没了她的头顶……

大海，依然涛声如旧，一排排浪花飞溅，不歇不停，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第一章 三人行

毋庸置疑，能够遴选到出国培训班的人，大多都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和外语基础，可以说，都不是平庸之辈。很多年了，多少人忘记了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而他们这一群却能悟到“知识改变命运”的内涵，实属不易。但是，就整个思想理念来讲，他们还是囿于几千年传统的承继的一代人，对当时国外的真实状况，知之甚少，有的简直就是空白。“学而优则仕”、“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等，已经浸透在骨子里，想一朝改变，并非易事。但是这些，并不妨碍来自四面八方的卓越的、脱离了少男少女的青涩、有了成熟身心的中青年如饥似渴走出去、扩大心胸与眼界的热情，甚至激励他们，更忘我的去追求。

侯君，在这些人中不算最优秀的分子。当年学习班同学名录的排列顺序，也不是按汉语拼音的字母先后，更不是按当时多数国人还很陌生的英文字母，而是延续了文明古国数千年的“官本位”。那些进入学习班前职务高的人，自然担任书记、班长与各种委员的职务，排在前面；之后才是按姓氏笔划，排列侯君这些人；还有一种是特殊待遇一列，原来想把这些国内职务高的人列在最前面，但他们都有不同情况，要求低调，就列在最后“压阵”了。

当然现在追述这些，没有一丁点不满和怨气，相反，是带着深深地怀念！实话实说，如能再从头经历一回那岁月，却是他们永存的梦想！

名录排列在第一位的是学习班的支部书记，一位小女孩，叫春枝，侯君的同桌。见到她那出众美貌和优雅气质，以及透露出来的不容侵犯的刚强，侯君不由想到心中的痛点，软弱的王咏玲，那杏黄色的衣衫……这些，暂且不说吧！

大家称春枝为小女孩，因为她的年龄在全班最小，而且是少数未婚者之一。

这在一群老爷们和寥寥无几的老娘们中，自然是赫然醒目。

就当时的环境而言，春枝的的确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同学。不单单是说她的外在相貌如何漂亮，是整个培训班的风景线，也是培训班所在外语学院的一道彩虹。而她的短短的二十多岁的经历，已经令我们三十多岁奔四十的，也算见过世面的男女同学都很佩服。

春枝在初中的时候，本不该上山下乡，这在当时也是一般人为之庆幸的事情。可是，有许多先进榜样的感召，她感觉享受着不下乡的优待，是一种对时代责任的辜负，非投入其中不足以明志。于是，她不顾一切，融入了浩浩荡荡的下乡大军的洪流，投身接受再教育的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春枝人既小，身更单，她绰号“小知青”。但是，她却很快的比土生土长的农村女孩，更为农村女孩。东北平原的人民公社的土地广袤而肥沃，一条垄最长的可以超过五百米，用当地农民的话讲，一里多地。锄地时她开始总是在后面“打狼”，手上的血泡，她不在乎，臂酸腰痛，她熬得住，就是不甘人后。不久，她竟然能够不落在其他大知青后面，又一个不久之后，竟然和当地农民不相上下。

春枝就是凭这股吃苦耐劳的劲头，连续被评为省知识青年典范，成为报纸上有名，电台里有声的人物。春枝也曾陶醉在少年得志的喜悦中。不要说大小队的干部，就是公社和县里的一些领导，都看中了这丫头。

春枝的爸爸春同轩，是一所大学的物理教授，解放初回国效力。春枝的母亲在女儿七岁的时候早逝。爸爸一个人辛苦拉扯女儿长大。当他看到女儿为自己的成就喜不自禁的时候，虽然身处改造阶段，还决定向工作组请假前去探望，也是由于女儿的名气，得到批准。他特意乘火车，又搭坐顺道牛车，最后步行七八里盐碱地，背着大量的数理化书籍，来到女儿在盐碱地中心区，一个叫正字井大队的知青点。

爸爸见到女儿就问：“枝儿，看来你对自己的现状很满足？”

春枝说：“爸，要知道，我是省里的典型。”

爸爸说：“名声确实不小，但是，这盛名之下，你有什么厚重的根基做支撑？难道凭力气，就可以征服世界？”

春枝说：“大寨人、大庆人，就是这样战天斗地，我以他们为榜样。”

爸爸笑了：“倘若在古代罗马的角斗士时代，我赞同你的观点。但是今天，

不要说今天，就是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国外的科学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确实要有勇气有干劲，但更不要忘记，没有知识，尤其是先进自然科学技术，救国救民都是一句空话！”

春枝不大理解。但是，就凭爸爸一个男人，当爹当妈的辛劳，让她对父亲的威信有不可撼动的尊重，她只有默不作声。

爸爸又说：“孩子，你所面对的，就是对虚荣的崇拜，还是对真实的追求的抉择。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走不远，没有科学技术做后盾的国家没出路，没有文化积淀的民族是可悲的生灵。我劝你，还是要多学习，敢于放弃肤浅的时尚、世俗的图腾！我这次来，没有给你带你爱吃的，那些东西总会吃完。我给你带来的是高中的教科书，以及数理化科普读物，有时间多看看，我坚信有一天会有用。”

春枝是聪明的，虽然没有完全理解爸爸话语的含义，也感悟到了其中的道理，加上也知道爸爸的一片苦心，她有意无意中调节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就是睿智者的特别之处。

很快，摆在春枝姑娘面前的道路出现了十字路口。公社有一名选派到省知青办任职的名额，据说是内定给春枝的。当然，开始还要走走群众路线，没有透露出上级的意向。公社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这天大的机会：到省知青办，就是进城了，就是省里的干部了，而且是个好岗位！多少人暗地里拉关系，托门子，差点儿跑断了腿。

另外，还有一名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相对到省里当干部而言，这个诱惑对某些人实在太小了。

公社书记找到春枝，神秘地说：“姑娘，你就要成省里干部了，可别忘记我们这个白花花碱巴拉小屯子！”

春枝对到省城当干部也有耳闻，但是，她有了自己的主意：“书记，我不想去省里当干部，我想上大学！”

书记先是一愣，然后怀疑地问道：“回省城当干部，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多少人望穿双眼，你能轻易放弃？”

春枝果断地说：“我需要学习！”

结果，县革委会一个领导的孩子去了省知青办，春枝上了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在大学，她没有按爸爸的希望，学习物理。由于她看到农村妇

女的生存现状，她立志于社会学，研究妇女与社会。她在老师的指导下，结合自己的研究，在一本颇有影响的社会科学期刊，连续发表几篇论文。毕业的时候，国家社科研究机构和省社科院都向她发出录用意向，由于父亲身体关系，她选择了省社科院。

在社科院，她的研究工作更是如鱼得水，很快成了全省妇女文化学方面的突出人物，院里为她专门设立了妇女文化研究所，她毫无争议的成为所长兼书记。这就是她在通讯录中能独占鳌头的原因。但是父亲却因她没有继承自己的物理专业，不大高兴。父亲的不满，也是春枝的无尽遗憾。

在通讯录中名列第二位的是学习班班长，是毕业于湖北一所全国知名大学毕业的将近四十岁的男教师道友，一个一九六四年进校的老五届大学生。他职务是湖北机械研究所某研究室副主任兼党总支副书记。他老大不小的年纪，孩子刚上小学。他可不是响应党的晚婚晚育号召，孩子小，而是由于他老婆在农村，长期两地生活，道友忙于工作，分多聚少的缘故。所以，在单位熟识的人都开他的玩笑，见他送儿子上学，人们明知故问：“老道，你这是送孙子吗？”

道友哭笑不得，只得说：“你们这些家伙，没有同情心！幸灾乐祸！”

由于道友平时和大家相处融洽，大家都一笑了之，他也并不真的介意。道友家在湖北偏远的农村，他考大学那年，全县只有他一个人金榜题名，县长特意给他披红戴花。尤其是他的家境困窘，能有这样的成绩，更让人刮目相看。

那年，他弟妹五个，大弟弟才十二。父亲身体多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他读高三的时候，一般都应该住校攻关，放手一搏。但是道友没有这样的福气。母亲一个人照顾病人，带孩子，种地挣工分，令他心疼、不安。道友一度想放弃升学，回乡帮助家里。父亲知道他的想法后寻死觅活，母亲也苦苦相劝，学校更是心急如焚。最后道友和父母、学校达成妥协，还要坚持完成高考，但是他可以灵活备考，不必住校；志愿也不报把握很大的清华北大，就报离家近的湖北国家名校。他这才同意，在家忙两天农活家务，再去学校参加复习。

想到母亲没日没夜的劳碌，道友在高考试场上毫无负担。他想，考上家里也有许多难处，考不上正好帮助家里一把。本来应该紧张的试场上，他却轻松自如，毫无压力，感到题目实在容易，不经意竟考了全省第二名！

收到录取通知书，别人都是喜出望外。道友却心事重重。他坐在母亲身边，吞吞吐吐地对母亲说：“妈，去上大学，我真不放心家里！”

妈妈说：“不放心也要去，放心也要去！不许三心二意！”

爸爸在屋里听到他们娘俩嘀咕，也拄着烧火棍出来，听出点意思，劈头盖脑就骂：“混账东西！非气死老子你就不能听话！”

道友见父母都这样态度，横下一条心，说：“爸、妈，既然二老这样逼我上学，你们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爸爸说：“只要你上大学，我什么都同意！”

道友的主意，就是给自己在家乡找个女孩，帮助家里，等毕业就和她结婚。他原本有一个初中同学，叫李小晖。这李小晖十分看重道友的才气，多次表白非道友不嫁。道友本不想考虑这件事，怕影响学习，而且并不特别喜欢这女孩。

李小晖没考上高中，就在家务农。但是，她始终没有忘记道友，曾给道友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只要你一天不结婚，我就等你一天！一直到老！……”读了这封信，道友有说不出的滋味，虽然是那女孩一厢情愿，他还是感到对女孩有歉疚之意。现在，他情急之中，想到了李小晖，说出了“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这句话。

李小晖中学时到道友家来过几次，进门就忙东忙西，毫不见外。道友父母一怕影响儿子专心学业，二略嫌女孩疯张，没有说过对女孩的好话。道友因此担心父母不喜欢李小晖，所以这样讲。

父母见儿子这样说，知道儿子是为了家，就说：“孩子，我们其实不是不喜欢小晖，说到底，怕你自己找了个不遂心的。再说，你这样做，人家女孩会同意吗？”

道友说：“同意就是缘分，不同意我随便找一个！只要能照顾你们二老的就行，我不信找不到！”

如道友所料，李小晖不但同意，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尽管她的家里人对此事犹豫，担心姑娘到了道家，当几年不拿工钱的无名无分的帮工，最后一场空！李小晖却斩钉截铁地说：“就是真的有了那一天，也是我自己瞎了眼，自作自受，心甘情愿。”

道友在大学第一学年成绩优异。第二学年上学期也是名列前茅，下学期结束前一个多月，文革开始，批判、串联等行动席卷所有院校。道友不知道未来怎样，马上独自悄悄回家和李小晖结婚，直到这时，李小晖的家人才松了一口气。

新婚之夜，村头的电杆又被风雨吹倒，停电了。

道友在原来的床铺而今的新床上和小晖紧紧拥抱。道友说：“这二年辛苦你了，我应该报答！”

不想李小晖听到这话却松开手，黑暗里眼睛在闪动委屈的光芒：“和我结婚。你仅仅是报恩？”

道友马上知道妻子的心思：“都怪我说得含糊。老婆，两年来，不但觉得你的心里美，脸蛋也越来越漂亮，我真的爱你！”

李小晖这才又紧紧抱住丈夫。他们身体交融在一起的时候，小晖流泪了，在道友激情引爆的那一刻，她幸福地哭出声来。啜泣地说：“今生今世，值得了！”

道友在妻子回门的第二天，就到在建的二汽打零工，贴补家里。在这里，他真正接触了机械。各种机床他只要摸摸看看，很快上手，并帮助解决了生产中的几个难题。通过这些，他更理解了课本上的制图学、机械原理等。他并且结识了一个懂日语的从第一汽车厂调来的老技术员，又虚心向老人学了日语。

这样一年多后，复课闹革命。他在实践中认识到了理论的重要性，而且具备查阅日语资料的能力。许多同学人在课堂，心向“革命”的时候，他专心致志，学有所成。毕业分配时有人说他是白专典型，不适合到研究所。恰在此时，二汽党委派人来校表彰道友在工厂期间对生产的贡献，于是马上定为红专典型。所以不但进了研究所，而且从一般见习员，到助理研究员、副主任研究员、所某研究室副主任，入党、当总支副书记，一路顺风。

这还不足以证明，道友在名录的第二位实至名归吗？

……

侯君，年纪也不小了，三十多岁，其入学年代和道友相仿，工作生活经历大不相同。学习期间，仍是孑然一身，只有过一次构成心中痛点的、失败的恋爱。

侯君曾经有一个深爱的人，历时暂短，铭刻心底，经常和人提起。

侯君和相爱的人结识的时候，正在当时降格为中专的母校做培训班主任。侯君的母校是一所财经院校，如果是现在应该声名大噪。可在当时，流行说：“男学工，女学医，学了财经没出息”，或者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财经类学校并不引人注目。侯君大学毕业后，留在了降格为中专

的学校。

正好是侯君二十六岁那年夏天，由省里统一安排一批粮食系统刚分配来的，老五届粮食管理与技术的毕业生，进行三个月“回炉性”再学习，侯君担任的就是这个学习班的班主任。

学员中有一个南京粮食学院的毕业生，是一个无锡姑娘，叫王咏玲。由于她父亲身体不好，回乡照看几天，报到来迟，直接找到侯君的办公室。听到轻轻的敲门声，侯君低头说：“请进！”

侯君抬起头来时，被眼前亭亭玉立的，白皙的女孩子惊呆了：一件杏黄色的衣衫，鲜亮耀眼；俊美中略带娇羞，腼腆中温柔尽现。满大街上的人都穿的流行服饰，但她身上显示出的却是与众不同的韵味，万绿丛中一枝独秀、优雅端庄不掩俊美得体。侯君不大自然地说：“你是——”

她怯怯地莞尔一笑，低低声音说：“王咏玲。父亲有病，报到来迟，恳请老师批评。”她似乎担心会受到老师狠狠训斥。

侯君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没啥，没啥。女儿守护病父床头，赤子孝心，情理之中！”

听侯君这样讲，王咏玲才轻松地笑了：“老师，感谢您。老师这样理解父女之情，出乎我预料！”

听她这样讲，侯君立刻自然起来，随后他俩又好像老熟人一样聊了一阵子，才送她到班里。

由于侯君是单身一人，也由于第一次见面相互感觉不错，王咏玲空闲时间就会到侯君这儿。有时，她帮侯君收拾一下房间，的确手到整洁一新；偶尔她也露露厨房手艺，让侯老师欣赏苏菜风味，还真是有模有样。侯君很保守，没有和女性相处的经验，总是被动的受支配。

两个月过去了，他们年纪相差不多，彼此产生好感，越来越喜欢共处。一次，她对侯君说：“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特别轻松自信，本来胆子小也能大了似的。我们都是一个人在这里，不如合二为一！”

听她这样讲，侯君喜出望外，马上抱住她，让她今晚住在自己的宿舍，就说：“求之不得！小玲，反正早晚都要成为鸳鸯，不如今天让我们尝尝禁果！”

她羞怯笑着推开侯君，轻轻说：“想啥呢？方才人家说走嘴了！不登记，不许你干那个！”